

姜 丰 著

1998年的爱情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8

姜丰 著
年的

爱情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1998 年的爱情/姜丰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1

ISBN 7-5399-1515-3

I . 1998... II . 姜...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7986 号

书 名 1998 年的爱情

作 者 姜 丰

责任编辑 黄小初

责任校对 江 山

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盐城市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25

插 页 2

字 数 14 万

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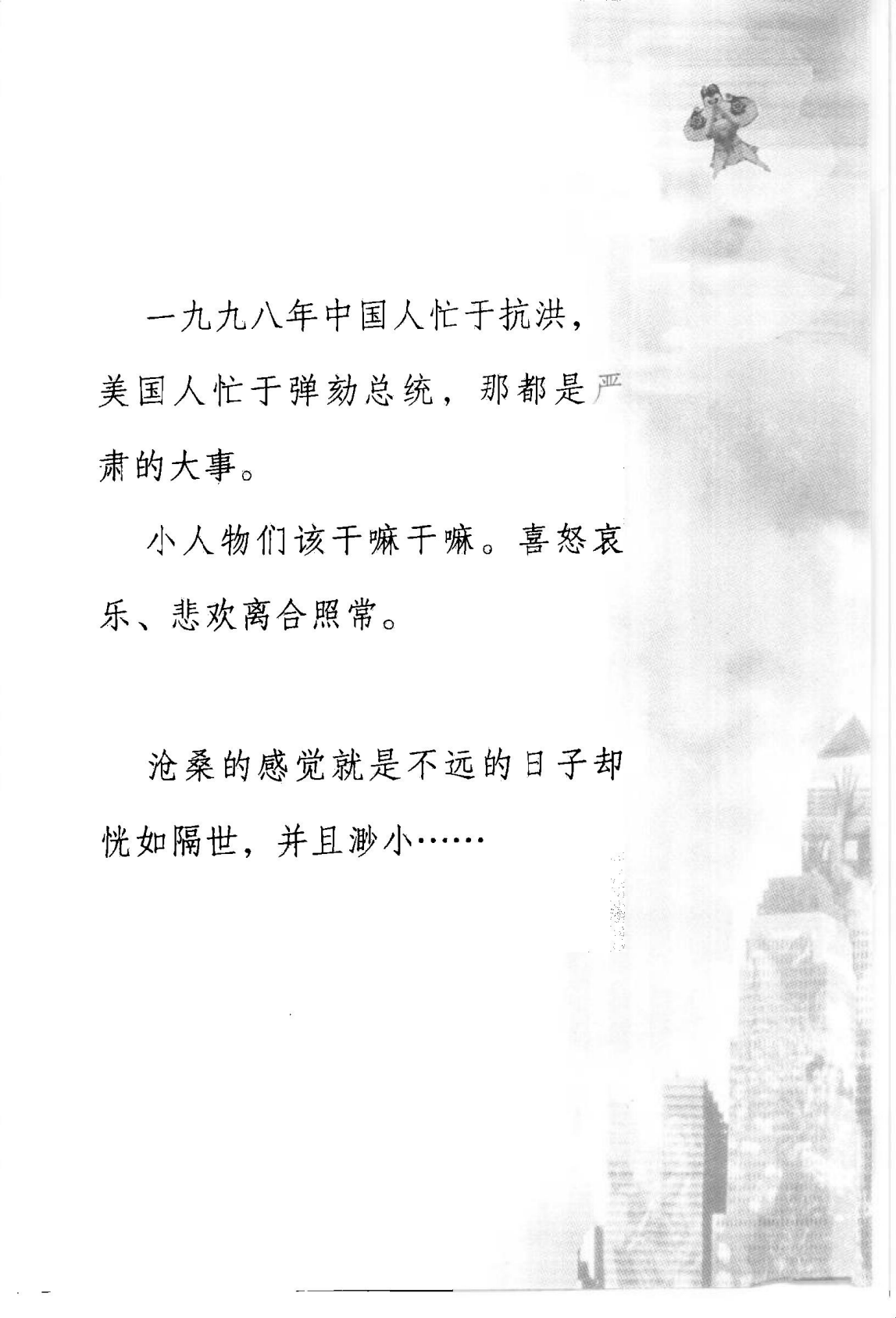
2001 年 2 月第 3 次印刷

印 数 112,221—117,24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515-3/I·1421

定 价 1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一九九八年中国人忙于抗洪，
美国人忙于弹劾总统，那都是严
肃的大事。

小人物们该干嘛干嘛。喜怒哀
乐、悲欢离合照常。

沧桑的感觉就是不远的日子却
恍如隔世，并且渺小……



1991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

199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西方美学硕士学位，同年到中央电视台国际部《正大综艺》工作，现担任《文化视点》栏目制片人、主持人及编导。

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散文集《温柔尘缘》、《西部故事》、《不舍的玫瑰》，小说集《爱情错觉》，诗集《秋水伊人》，作品集《情人假日酒店》等。



闹钟还没响，就已经醒了好几次，真是没出息，不就是去见工嘛。

想当初，刚刚毕业那会儿，也并不是如此英雄气短。本姑娘姓檀芳名小宝，两年之内，已经换了六份工作，薪水没见越来越高，老板倒是越来越凶，早已重生再造过了N次，哪里还有什么气焰？想想归想想，但是没那么多感时伤世的时间。每次见工，都相当于打一场斗智斗勇的大仗，绝对马虎不得。

跳下床，直扑衣柜。一件件地翻将出来，又一件件地试穿。花二百二十块钱买的简易穿衣镜，是我置办得最物有所值的一样东西。

昨晚选中的衣服，在睡了一觉之后被我断然否定。又是一筹莫展。幸亏起得早，还有足够的时间犹豫、决定、再反悔。这就和结婚一个道理，早点儿开始，即便错了，梅开二度的时候还年轻，还什么都来得及。檀小宝芳龄廿四，仍待字闺中，幸亏这个道理醒悟得还不算太晚。

檀小宝对这个年龄感觉很好，既年轻又成熟。三十的女人在檀小姐看来已是人老珠黄，十八岁的女孩又没有任何经历，如同一张苍白的白纸，同样不令人羡慕。

二十四岁是本命年，不过，迄今为止，什么不平凡的事也没有发生。檀小宝像所有这个年纪又有点想法的女孩子一样，总生活在一种不甘心当中。只能静静恭候，恭候生命里的奇迹。

我的香闺是间十平米不足的小房间。当然，即使这么小的空间，也并不由我独享。跟我合住的吴絮是我读大学时的roommate（室友）。毕业离校前，全宿舍的所有女孩一起上菜市场买了好多黄瓜、西红柿、鸡蛋、速冻水饺和一箱啤酒，在宿舍里闹腾了整整一晚上，说了一大堆现在想起来还觉得肉麻的依依惜别的话，彼此留了联络的地址、电话，最后还夸张地抱头痛哭了一场，好像从此以后就天各一方，谁都再也见不着谁了似的。想不到时隔不到两年，我就又跟吴絮住到了一起，虽然两个人都叫着“相看两厌”。毕业后我们都在北京漂着，都没房子，成天搬家。两个人合租一间房，互相有个照应，心理感觉要安全一些，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省钱。由此可见，大家都没发达。在学校那会儿，大家还真以为自己是谁呢。

试衣服绝对是一件耗时耗力、耗心耗神的

事。先要定下一个基调，穿正装还是穿休闲，再想保守点还是前卫点，这些都取决于对未来老板的品味与眼光的揣测和判断。然后还有颜色和搭配。鞋子、手袋、饰物，一样都不能马虎，否则很可能是前功尽弃。比如说一件小饰品，往往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既可画龙点睛，也能大煞风景。

这些穿着服饰定好以后，下一个程序是梳洗打扮。轻扫蛾眉，淡点樱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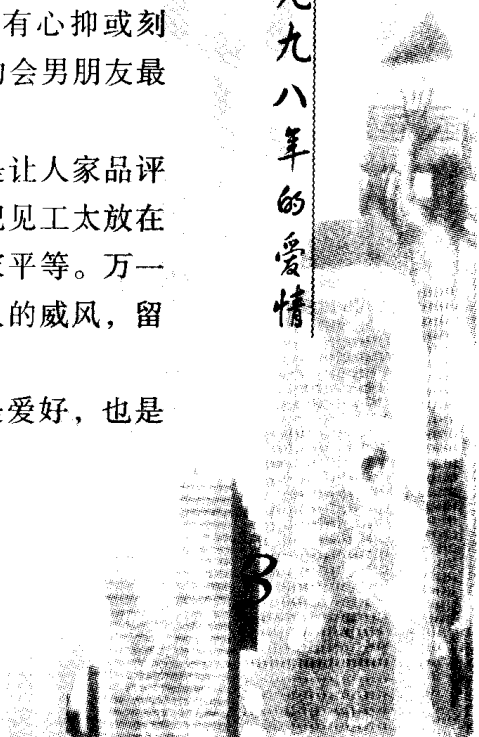
而所有的精心与刻意都要退隐到不经意之间。

换来换去，最后还是牛仔裤、白衬衣。在檀小宝看来这是最安全、最稳妥的打扮，永远不会落伍，也永远不会太抢眼，并且它还掩盖了主人的身份和态度。白衬衫和牛仔裤永远不会告诉你贫富贵贱，也不会泄露主人心底的有心抑或刻意。如果没有把握，这也是第一次约会男朋友最适合的装扮。

毕竟不是上班，只是去见工，是让人家品评和挑选。至少不愿让对方感到自己把见工太放在心上。现在他还不是我的老板，大家平等。万一人家没看上我，好歹也减低一点敌人的威风，留一份自己的洒脱。

胡思乱想是檀小宝的习惯，也是爱好，也是特长。

一九九八年的爱情



待到临出门，房间里已经一片狼藉，床上堆满了衣服，衣柜的门半开，绝对的刚遭了劫的现场。

又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已经没有时间收拾残局。

几乎是冲到大街上。

街上依然车水马龙，行人如织。花照开，水照流，太阳照常升起。

檀小宝眯了眯眼睛，从包里摸出墨镜。

老板姓韦，是一位妙龄女子。这出乎我的预料和经验。大凡可人点的女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总会受到异性的太多关照，而代价就是与同性相处的功能退化。

我不知该如何表现，只好本色表演。檀小宝这样的女孩子，什么都没有，却满肚子的骄傲。我做不到屈尊去取悦一个几近同龄的女孩子。

这次见工是家广告公司，名为“尚视”。在这气宇轩昂的写字楼里占据着两间办公室而已。公司看来规模不大，但是能付得起“国贸”天价般的租金，想来也总有点实力。

等着见工的人不多。

这种广告公司，还不就是皮包公司攒起来的，想来员工人数不会太多。

老板并没有让我久候，也没多谈。寒暄客套那些繁文缛节统统省略。

呈上打印得清清楚楚的简历，韦小姐很快地浏览了一遍。相信檀小宝的简历拿出来没什么特别值得骄傲的，但也不丢人。

看不出韦小姐的喜怒哀乐。

只有雅诗兰黛香水的清幽沁人心脾，却给人一种窒息的压力。

有朝一日，本小姐当了老板，是不是也得装成这样，才显得不怒自威？我尽力克制着莫名其妙的自卑与骄傲、谦恭与不屑的混合物。女人呀，你不得不承认，多自信的女人都很容易被另一个女人的行头弄得无地自容。

檀小宝当然还不至于全线告退。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

“你喜欢广告吗？”韦小姐问。

韦小姐一身浅灰的正装，佩白金镶钻饰品，戴劳力士手表，举止高雅，气度不凡，没想到开口的第一个问题竟如此俗款，毫无创意。如果我是用户，对“尚视广告”的信心肯定会大打折扣。当然在后来的日子中，檀小宝才慢慢体会出广告是怎样真正大俗大雅的一种艺术，所有追求所谓的超凡脱俗或一鸣惊人或调高弦绝的创意，都不免一种初出茅庐的、类似于学生腔的幼稚，又好像刻意的浓妆或繁琐累赘的首饰。只有能够促销的广告才是好广告，而这样的广告多半像自家老婆天天煮的白粥，穿过三个月的衬裤，用了

一九九八年的爱情



半年的茶杯，寡淡、服帖、庸常、实际，却让人充满了亲近和信任，谈不上多少喜爱和激情，离不开是真的。

“喜欢。”檀小宝并无奉承之意。

“为什么？”

“因为广告跟品味和时尚紧密相联。”

“你来‘尚视广告’希望得到什么呢？”

“薪水。”大实话往往也光芒四射。韦小姐笑了一下。

“多少呢？”

“越多越好，上不封顶。”

“你对广告的知识 and 经验如何？”

“我从没做过。”

“做过什么？”

“记者，夜班编辑，家教，电视台场记，秘书……”

“毕业几年了？”

韦小姐的问话简明扼要，似乎容不得我毫无效率的罗列。她特别适合审问那些嫌疑犯，因为她的快节奏逼得你根本没时间创作一段完美的谎言。可檀小宝又不是犯罪嫌疑人。有点窝火，可也只能忍了。想想人家大将军韩信，咱这点小屈辱算什么？

“不到两年。”檀小宝的脸还是听话地变长。

“你真是一个全才，不过，我们希望招收有三年以上广告从业经验的人员，暂时不需要……”韦小姐依然温婉平和，大家风范。

“如果我在广告界从业三年，很可能已经是老板了，不会到这儿来。”檀小宝让自己说得笑嘻嘻的，这样听起来才有刺而不显酸苛。

“那么祝你好运。”韦小姐亦不失风度。

我昂首阔步走出大门。

宁愿忍受原来那个黄脸婆老板的庸俗的刻薄。

走出国贸的时候，心情郁闷。

檀小姐就是这么没出息。

我漫无目的地在长安街上游荡，以此来平息着这份郁闷。

郁闷无人分享。

白杨街树，红色夏利（黄色“面的”已在不知不觉之中被首都淘汰），穿制服的警察，这就是北京的街景，如同日月星辰，永不改变。让亲切的人感到亲切，让陌生的人感到更加陌生。

我住在西边。

国贸下去是东单，东单下去是王府井，再下去就是天安门，过了天安门奔西单，然后复兴门桥，然后公主坟，离我住的地方就不远了。

对北京居然已经如此的熟稔。

但北京不属于檀小宝。城市好比一个女人，

一九九八年的爱情

当她足够强大和出类拔萃，她可能包容了很多，但她不属于任何人。

长安街如此的宽阔、笔直，庄严而骄傲，没有一点点红尘和市井的气息。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会对南方小城充满怀想，那些个小街、小巷、小店铺，都近在咫尺，伸手可及。小人物们趿拉着拖鞋，喝茶、吹牛、闲逛，喜怒哀乐都平庸、卑微而琐碎。我喜欢那种胸无大志、自满自得的氛围。可是此时此刻走在长安街上的这个檀小宝，刚刚受了那个混帐韦小姐的窝囊气，不免怒火中烧，面目狰狞，紧握双拳，一心想出口恶气而不得，只能痛骂全世界王八蛋。

两年前，檀小宝为爱情北上，如今爱情和檀小宝一样在北京的大街上飘荡。

那时候的那个男朋友属狗，比我大四岁，高三个年级，学高能物理。说起来是谈了四年恋爱，其中三年半的时间都在等，上演“江山万里情”的活剧。

檀小宝刚入大学时，真是特傻冒、特假正经、特“圣女贞德”。坚决不肯学跳舞，好像跟男生拉个手就被玷污了似的。直到第二学期才开了“舞戒”。在一年级快结束时，我在一次周末舞会上认识了乔争。他还有两个多月就要毕业离校。鬼迷心窍，一种叫做“小火花”的奇妙物质出现了。现在想来，那时候不过是少男少女情窦初

开，饱满的感情只要有个去处，便会没有理性、没有节制，当然也不计功利地喷薄而出。

的确是“看上去很美”。

那时候檀小宝和属狗的乔姓男友形影不离。每天一起吃饭，一起上图书馆，一起在校园散步（相当于徒步长征），傻乎乎地跟他海誓山盟，以身相许。然后，乔争分到了北京的一家研究所，痛哭流涕地送他离校，眼泪多得火车站都快发水灾了；然后就天天写信，天天盼着放假、盼着毕业、盼着能跟他整天厮守；等我终于毕了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几乎元气大伤才来到北京，我们却又开始吵架、和好、再吵架，反反复复，不到半年就散了伙。

回首这些往事，我几乎一点难过都没有了。甚至很多各种各样、名目繁多、檀小宝曾经铭刻在心的“第一次”，如今都记不清细节了。这一点本身足够让人胆战心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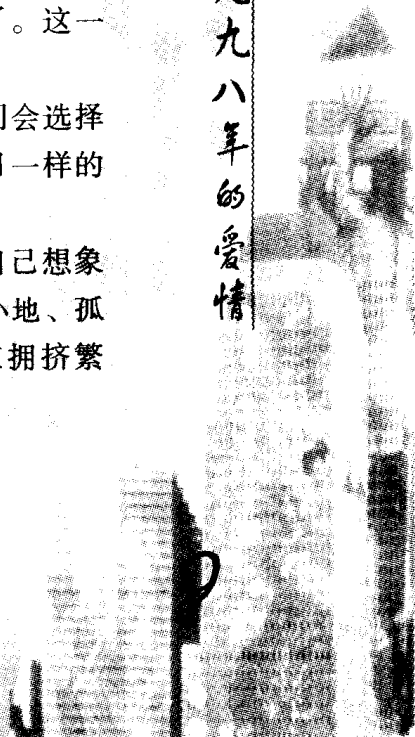
真不必担心可怜的脑袋不够用，时间会选择记忆，曾经认为永生难忘的东西有朝一日一样的会如过眼烟云（这也让檀小宝沮丧）。

我有时候会以一种受虐的心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浪子，渺小地、孤单地、可怜巴巴地、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拥挤繁华、车水马龙的城市。

檀小宝一个人在北京漂着。



一九九八年的爱情



家里并不知道我接二连三地跳槽、赋闲，不是人家炒我就是我炒人家。我的耐心越来越差，受不得一点委屈。可这就是一个让人受委屈的时代。世界精彩，物质极大丰富，要什么有什么，简直超越了我们童年时代对于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想象。而檀小宝这个倒霉蛋要什么没什么。人家热火朝天地买房置产，就像跑马圈地一样，我只能跟人合租一间人家的工人房；人家坐奔驰、开宝马，我就只能安步当车；人家茶楼酒肆、生猛海鲜，我却顿顿健康减肥食品。总之越比越气短、气馁。上帝既然不肯眷顾我，何苦要把我生在这样的精彩时代呢？

从小老妈就教导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而我永远接受不了这样的思维方式。我总是想，我就够糟糕的了，比我都不如的人还要看一眼吗？

失意的人同样也会饥肠辘辘。唯物主义是绝对的真理。

不想又去麦当劳果腹。想去一家小餐馆点点菜。穷人也要过年。

已经两点多了。

我决定叫上吴絮。檀小宝和吴絮彼此最欣赏的就是对方智慧的、共鸣的、入木三分的刻薄。这种时候尤其需要。

马路对面有投币的电话亭。我有钱时置办的手机已经欠费停机。这个时间路上车最少，懒得



爬天桥，早饭还没吃，大街上闲荡了这半天，实在没力气。反正这个路口没警察。

光天化日之下，跳路边栅栏，檀小宝全无淑女风范。

“嘎吱”，一辆小车在我面前急急刹住。

我已跌倒在车前。

两个手掌的皮全部蹭破。

“要不要紧？”车主下来。

我扭过脸来，看着这个说话的人。

他开了一辆白色的五系宝马，相貌很一般，可说没有什么特征，不知道十九世纪的那些专门擅长描写人物肖像的现实主义大文豪们遇到他该怎么办，至少在形象上他很难被写成“典型人物”。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如何描绘陈紫轩。他无突出之处，但鼻子、眼睛、嘴巴安排得都很适当，整个人看起来干净、顺眼、不张扬。以檀小宝的理解，这便是现代美男的最高境界了。

我不喜欢男人英俊过头。这种男人难免太过自爱，出门前会跟女人抢着照镜子，欣赏自己还来不及，哪会在意你。

“当然要紧，你撞了我。”我气急败坏。人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会塞牙。

“是你不该翻栅栏呀，小姐，这是快行道。”

“快行道怎么了？快行道就可以随便撞人？”

“我撞你？你看也不看，那付横冲直撞、勇

往直前的劲头能把汽车撞漏了。我躲你还躲不及呢。”

“你没撞我，我怎么会无缘无故坐在马路上？你试试看。”

檀小宝不争气地流出眼泪来。

“你干吗这么气势汹汹的？”他笑起来，“你这么不讲理，倒好像理都在你那边了。你说要怎样呢？”

“我不知道要怎样。”

“要不要去医院？”

“我现在没时间上医院。”其实我正在大街上闲逛，简直就不知道整个下午如何打发。可檀小宝相信自己的骨头一根也没断，去医院做甚？

“给你留个电话，有后遗症找我。”

他递一张名片给我。

“陈紫轩，华贸集团总裁。”我抬头打量他，不知道这人真是什么“总裁”，还是一大傻冒。“哇，这么了得的大人物，真的还是假的？”

假装天真，那还不是女孩子打娘肚子里受的胎教？

“我总是随身携带几个版本的名片，需要哪种就送哪种。”总裁笑容可掬。

“当骗子也要想得周到才行。你肯定是个高手。这上面的电话找得到人吗？”我笑嘻嘻。（其实这通常是我郁闷又没辙的时候的表情。）